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

豫章朱健子强
弟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霜鳴父校

戸役篇

三代戸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

周官大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

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暑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槩責也故小

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

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

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葢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鄰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鄰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故當其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

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廪協出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者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爲周之民不惟以役爲勞而且以役爲樂出後[illegible]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

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illegible][illegible]之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旣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則其役困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預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也哉。今

之役法用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雇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雇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共之夫有職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為也今皆規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為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為役是必有故矣責之以所不能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則爲筭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民二十而傅給繇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之戍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也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

獻者貢也以戶率不從田以省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其賦從乎薄如此文帝即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以功利繁興因加民戶錢人三文以備車騎馬是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至於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繇役嗇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數役有七

科之謫雇役有三品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矣○○○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緜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
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
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
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率或百
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
者而方鎮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糾舉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亦
不下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貧官稟布兵役既竭枉
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是故以十六爲全丁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則所任非童幼之事矣百姓安免於困苦乎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依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勳虞安之等檢定簿籍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

存而文書巳絶或人在而反訃死叛俘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須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巳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以何科筭能革斯獘虞玩之上表曰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竊多路逾厚而答逾緩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承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

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併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就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看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戍緣淮者各十年百姓怨咨又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人丁

三人取兩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而輸米既畢就役如故時民戶附錄屬名者既多復蔭而所在檢占雖注病者皆積年充爾又追責其租布隨其年歲多少而聊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焉蓋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附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以僑月滋多也後魏道武時詔采諸漏戶令輸綸綿自

後諸逃戶占爲紬貫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又初不立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三五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至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民調夫婦二人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以此爲降民年八十

巳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時文明太后猶稱制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有言難行者有言徐遣使於事爲宜者冲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之制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

不厭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鄉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汚隆試驗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役丘賦之術鄒人獻盡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附私寔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塉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

蠶績之鄉無興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今兼舊從

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諭民使知去煩即簡

之要初豪富并兼者非願事旅行後計省昔十有餘

倍於是海內安之至其末年法網寛弛百姓多離舊

居鈌于繇賦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

籍之戶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

租調之入有加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

錢貧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酷濫吏道

因而成奸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

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
帝以爲生事出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下六七至
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
家爲族黨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
迨武平之後國用匱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
錢焉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設司役掌力役之徵令
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分爲三等豐年則役三旬中
年役二旬下年役一旬趣役毋過家一人武帝保定

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奸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

常徵納除汪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編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烝庶懷惠姦無所容是後雖遭水旱戶口有增及江表既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說者謂頻之力多焉煬帝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賦戶部侍郎裴蘊奏皆令貌閱不實者許民相告若

斜科一丁者、令被斜之家代輸賦役、行之苛切、民皆愁怨、比進計籍、帝臨朝覽狀、嘆以為賢、後以工役煩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九分為盜賊、以至於亡、唐制、諸戶以百戶為里、每里設正一人、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正、在田野者為村正、民年二十一為丁、十六為中、六十為老、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初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爲九等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是時初經隋末喪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養至永徽中天下樂業直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證聖元年平閣舍人李嶠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者在于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

偷避差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缺于恒賦亦恐誘勸愚俗堪爲禍患而一遇簡察即轉入他境還行私容所司雖具設科禁而相看爲例莫適遵承百州千郡前後依違縱吏搜簡徒委之州縣賞罰不懸亦歸無益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使其遞相覺察聽其糺告毋恩德以撫之即當助其乏之困蠲其懸逋而又施權衡以御之有不願還者即於所在隸名編戶立制限以一之符到百日不自首者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

無所遺浮寓可絕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議者或不達于通變必越關相尋不肯取貫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豈如量等割隸使悉歸計料然後嚴爲防禁與之更始哉開元初天下戶未常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濫宇文融請搜括逃戶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爲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率得褒賞又亡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

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强寇未夷尋又率戶以給軍糧民耗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爲版籍法度玩弊丁戶轉死斃於邊戍者貫籍不除而王鉷爲戶口使務爲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乃按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愈大敝至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于是富人丁多者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爲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族貪吏因緣往往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

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迄于元和長吏以戶口增損爲其殿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戶額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寖寡乃詔觀察使嚴覆其實而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尋考舊案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

戶存于執察貧富不均因是設法團定護隱戶萬餘州縣不曾科徵所出私自斂率夫與其潛資于姦吏易若均助于疲人請作此方以救彫瘵詔行之太和時豪民侵漁愈甚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于依富爲奴客役罰峻于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民苦其擾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是則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豈初定兩稅意

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雖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廷闕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頗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

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所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既在見人漸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各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

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赧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亡國以之貧姦宄漸與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寡名浮圖籍號爲出家慶曆中令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既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役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使荊州率民輸錢免役進爲羨餘蒙詔獎前是他路競爲掊克以市恩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

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而抑制諸縣緣弊衆請行鄉户五則之法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户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

爲害者條奏之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頻致流離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役無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至熙寧時帝嘗閱內藏庫

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貽年不得歸
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
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
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寖少役使頻仍生資不
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
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
定議言古者斂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若役而官得
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若樂齊而力
均今鄉戶憚差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

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爲水旱欠乏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即飽然退自力於爲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

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能令既具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別立等第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不受突入王安石私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不辯甚力帝乃盡用其言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

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輙為騷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當規規恤淺近浮議

耶於是從縣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遮訴
者捃他事劾之詔逮鞫繪輩疏極言之以爲更役法
以便民民荷以爲不便也安可禁令以威脅令佐使
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留亦摭繪摯所言條辨
之曰畿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
役之費減十之六十之九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
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之費減十
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充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費減十之八九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衆

歛之患生此臣所謂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按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雇人爲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衙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能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爲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

期臣不知昔之衙前耆手承符之類亦嘗倘闕減放否也於是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以其三之一充賞預具其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道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會彗出詔罷其法已而御史周尹言免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旨廣敷民錢皆役額損雇直而民輸如舊寬剩日多且募直輕而僉法重役人多不願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久之知彭州呂陶亦言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寬剩自始施行迄今天下約有六七百萬歲歲如此恐府帑乏絕貨法不通農末交受其獘宜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以甦民困不報及安石去位吳充

爲相沈括獻議、爲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神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昔苦差役、而衙前尤甚、特刱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目前之困、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採安石議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爭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詳究、承敝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罷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滋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

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光爲相欲悉罷其法奏曰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又多取羨餘以冀恩賞兼以賦斂多責見錢農民要須貿易所以售變田業以應誅求生計不暇復顧今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人撥充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法行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役幸後有司務求羨餘爲刻削民始以出錢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

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爲苦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雇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蕩投雇不如鄉差稅戶之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減免便但敷錢大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

雇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爲用差且言即用差第
○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熈寧未減定前數實冗不可
○用部下看詳役法所詳定而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自
足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
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
盡變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熈寧給田募役法光於是
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
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原
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牟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而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

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兢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如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蘇軾言於

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謂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雇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

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況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若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則患苦爾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旣久而始覺不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

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僚與大臣取差雇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為非守初義遂劾常懷姦害政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興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有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斂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

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三年右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患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與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謗於陛下

追紹之日敢為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議猶以為弊則所訴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巳紛然無紀矣而議欲不問熙祐是欲併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能議如廣德軍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為一書名常平免役勑令頒之天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

同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常試論之取民闕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既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

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損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色役之名而重復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然熙寧之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徵錢引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

極弊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乘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力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竭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豐熈之甚矣觀元祐之役徵六色役錢則知與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觀紹聖之役錢寬剩皆止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要之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貧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特介甫很愎不能熟議緩行而

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險因得以行其附會姦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主然惇在元祐時嘗言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至於民情之利害初聞罷衙前而喜後責寬剩始以輸錢爲病既聞復差役又喜後重輕不齊復歎不輸錢之爲害然則利害

固相等矣夫上之於下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其雇而與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必紛紛創法更令為耶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則青苗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苟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為便也則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元祐諸人徒為意見使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長吏不得其人是以諸講寬其利病特詳罷雇役復免役法纖悉畢

具然非以輕弊役役錢并寬剩錢畢自輸而若役如
故文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
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
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
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
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
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釃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
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
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

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時葉適為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葢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奪差役之權是虐貧優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

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弊法豈可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戸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强專制寡弱受凌故役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胃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黨鄉里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文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
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挈亦皆
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
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
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
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
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
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
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

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旣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亦復自賤其

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

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問而横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旣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弊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彼家者皆愚懦畏事

之人而禁點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又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將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熈豐而民便之元祐

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聊脫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

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餙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飭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例非法之支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

必曰雁曰義之紛紛哉。

國朝戶役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　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　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　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　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

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

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爲挪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　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給事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遺漏檢異蠹混蓋愼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

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者卞而兄弟再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與籍雖軍匠有淸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

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視册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官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其日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棣稍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巳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

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射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以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勢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

貧富者以資產為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覆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所應而小民壓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為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

丁糧多者與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裘饒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歷賦里布之法徵之銜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不功省而事聚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甲下猾得寬其後法盜圯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

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萬責之民也於是計値年里甲戶若干若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祗應曰値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値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葢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

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
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即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
賦不與甚且鬻妻賣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
徭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
京縣諸收納皆中官恣爲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
買至傾產以更支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
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
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
銀庫爲獨急又支者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

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名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閱嘗至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二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徙爲共其本境内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各名水夫馬匹以支應皆徭編即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所在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病又其後兌淮南糧長本色米有解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

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疋舖陳諸皆稱常
例其吏胥百計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
支矣　嘉靖初　詔撫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
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
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
法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
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
困條鞭令分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
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錢分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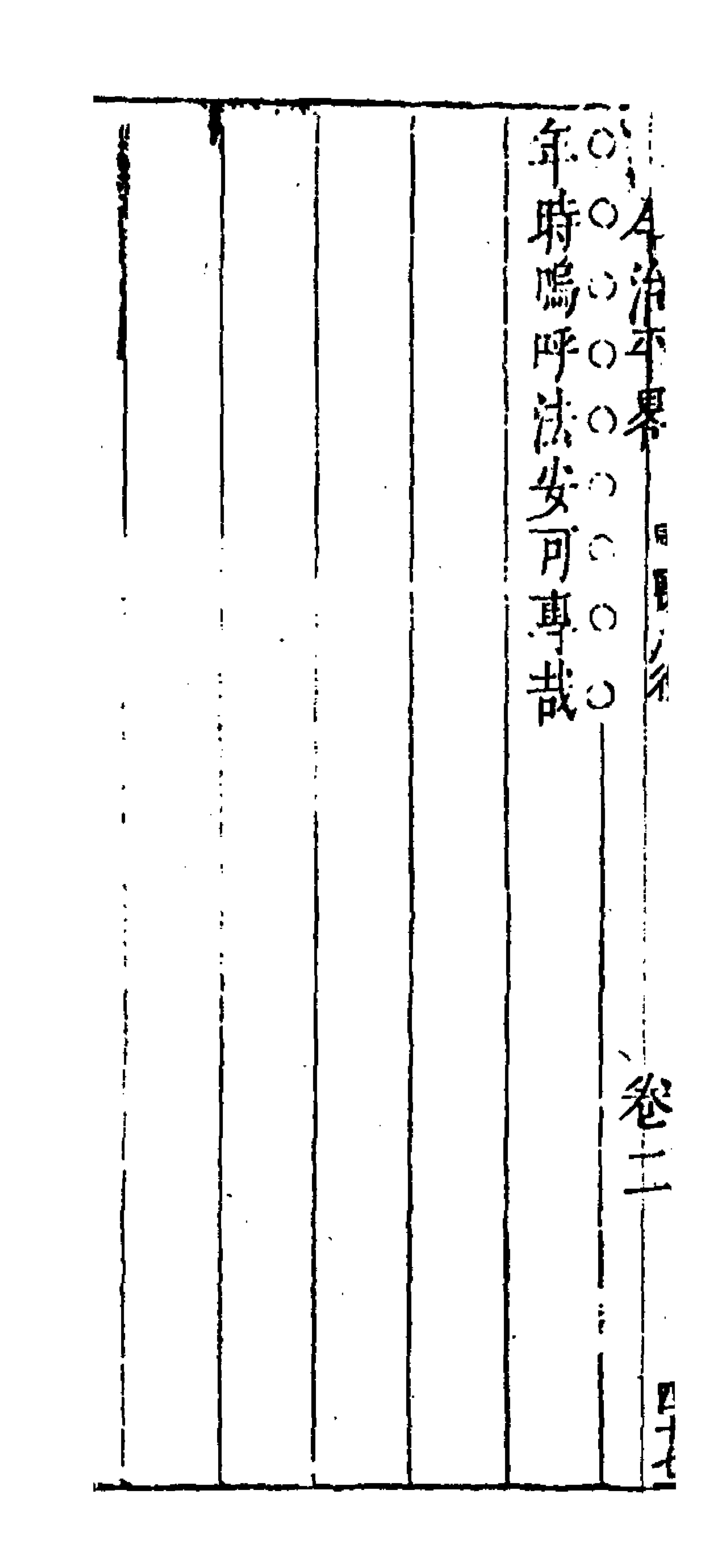
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極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

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若樂於一縣十
甲之中則役人不損直而糧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
庫既革定名糧編之數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
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凡收支一委之吏則毫末承
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課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
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
給於等不募克親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
守其耗折亦糧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克歲加腳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

終而更無歲久混爛之患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供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便利不可悉道　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嘐嘐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　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各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議者以

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執不能
分數戸以幾倖則濫冐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從
人不坐名則覬覦衆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復抑勒則市猾屏去頭戸貼戸之派則貧富平糧有
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册籍清蓋婾
快至於此然說者又以爲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
臂指然安所可得解異府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
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諸實貨之方法嚴

令具將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
差猾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
豤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諉其名陰用其實
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羨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
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
易費費盡已即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
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
日派應如與將屬易十二總溯八班攻直月日值日
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 嘉靖中



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